

国庆长假,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。他正捧着一本红色封面的《繁花》,竟然和我读的是同一个版本。那一刻,心头的阴翳,仿佛被一阵清风吹散。

他是我初中时的同桌,一个让老师头疼、却让同学们忍不住靠近的人。他不爱读书,是个调皮捣蛋的“刺头”,因性格豪爽利落、疾恶如仇,在班里人缘极好。不知是谁起的头,我们在他名字后面加了一个“郎”字——在崇明老一辈的口中,“郎”是一种亲昵又郑重的称呼。“徐华郎”,我们如此唤他。

但是,孔武有力的他,竟也爱看《读者文摘》。每月阅读课,语文老师抱来一摞期刊,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,抢到那本薄薄的杂志,然后静静坐在角落,一页一页,读到忘我。

初中毕业后,各奔东西。我去镇上读高中,后来离开海岛,到上海读大学、工作,渐渐断了音信。工作的第二年,他突然打来电话,声音洪亮如昔,说开车撞了人,全责,想私了,急需三百元赔偿。那几乎是我一个月的奖金。我咬咬牙,还是借了。之后,他却如人间蒸发,再无消息。后来听说他辞了工作,去了外地。

约十年前,他又像从地底冒出来一般,打电话给我。这一次,声音不再洪亮。他说,他得了很难治的病,希望我帮他住院。我在肾脏内科病房见到他。床头卡上触目惊心写着:肝硬化、胃底静脉曲张、肝肾综合征。陪护的妻子低声告诉我,是长期喝酒造成的。

他床头放着一本《读者》。他说,这些年,在最孤独无助的漫漫长夜,是一篇篇文章陪他熬过来的。他断断续续讲起漂泊的日子——到过牡丹江、内蒙古、新疆,给剧组开过车,也曾被骗到银川,后来惊险逃脱。因有一手好厨艺,他在很多饭店做大厨,一手苏浙菜引来无数回头客。回到上海,在一家知名餐厅做主厨。“一个月能挣两三万”,他眼中闪过一丝光,用手比画着,“主厨帽有这么高,衣服金光闪闪的。”

可就在生活步入正轨时,病魔却悄然而至。长年漂泊的孤独,让他染上酗酒的恶习。酒精一步步侵蚀他的身体,酒精性肝硬化、门静脉高压、胃底静脉曲张,最终发展为肝肾综合征——一个如瀑布般无法逆转的多器官衰竭过程,仿佛他的人生,一路向下坠落。一切轻重仿佛瞬间颠倒。曾经苦苦追求的名利、荣耀,在生死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。他说,现在只要简简单单地活着,能呼吸这凡尘俗世的空气,已是最大的幸运。

病情终究发展到了尿毒症阶段,他必须依靠每周三次的血液透析维系生命。每次透析长达四个半小时,全身血液被过滤十几遍,排出毒素,脱去三公斤水分。他的左臂因长达七年、八百多次的穿刺,隆起扭曲的动脉与静脉,如一条条僵卧的蚯蚓。透析结束后,他总是浑身乏力,被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与绝望笼罩。

在这样的绝境中,他反而开始静心思考。他读到一句话:“生命中的任何苦难,都不是绝望的理由。”“是啊!”他轻轻说,“可能死亡正向我走来,这是必然的结局,但现在,就要好好活着。”“儿子考上上海211大学,我要看到他毕业。你知道吗,那时候还是臂弯里的小家伙,现在却能开着车带着老爸去兜风,看他的眼光都变成仰视了,感觉自己就变小了。”“开始做透析的那一年,爸爸瘫在了床上,这七年都是我照顾他的。”这一刻,对家人的歉疚释然了不少。

心有繁花,生命锦绣。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“向死而生”。那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冷峻的概念,而是他在病痛与绝境中,依然选择清醒、热烈地活着。他给了我关于“向死而生”最真实的答案——不是对死亡的等待,而是对生命每一刻的郑重相待。他让我看见,当生命被逼至悬崖,有人选择闭眼坠落,也有人选择睁眼迎风。而他,正用残存的热,蹒跚着走余下的路。不是悲壮的告别,而是温柔的坚持。

晚上,他发来一句:“谢谢同桌的你!”那一刻,我久久不能平复。

七夕会

鱼缸内沉寂了许久的玻璃弹子,孙子要拿出来。这些弹子有年头了。孩提时,尤爱打弹子。一些还是我母亲给我的,当时获得这些“财富”的心情不亚于变成拉斯维加斯富豪。

孙子玩弹丧志。奶奶给他几张纸,密密麻麻的加减计算题,小脸瞬间就乌云密布了:“阿爷,题也太多了。”我说:“不用做那么多,能口答就可以了。”三小时过去了,竟未答一题。我拿起玻璃弹说:“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”用折叠床下的套管放桌上,弹珠无阻碍滚过套管得两分,并

不知从何时起,也不知何故,不少人张嘴闭嘴总离不了“有”字,在“xx过”前滥加“有”的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。

随便举些例子:把“你们做过肠镜吗”说成“你们有做过肠镜吗”,把“你怀疑过自己的音乐吗”说成“你有怀疑过自己的音乐吗”,把“你看过这部电影吗”说成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”……

《新华字典》对“有”字有多种释义,最主要的释义为“跟‘无’‘没’相对”。表示所属:他~一本书。表示存在:~困难。表示发生或出现:形势~了新的发展。以上例子中多出的“有”字,似乎是作为“表示发生或出现”而存在的,然而,却是多余的。拿“你们做过肠镜吗”来展开分析:“你们”是主语,“做过”是过去时态的谓语动词,“肠镜”是宾语,“吗”是语气助词。“你们做过肠镜吗”,如此表达,从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语感上来讲,完全正确、严谨、规范。

我站在5100米海拔的古原,碧天淡阳,鸟道断绝,空山无声。格桑花只能开在河谷里,冰川静谧于苍穹。有人告诉我,此处原是大海,日月星辰尽出其里,而后山岛嵛峙,古原万方,真伟哉,帕米尔。

夏季的早晨,极冷。我在红其拉甫界碑前留影。天,永远是对的;道,亦永远是对的。我们在天与道间匍匐向前,哪怕把关山雄峙,铁马冰河。

古原下的喀什古城,百年茶舍里,一个老者正唱着爱情的歌,缠绵悱恻,忽尔声震云霄。一个美女在里间舞蹈,观者盘膝静观。旷世情真此乃性灵,旷世唯美亦乃性灵!我在它的舍下喝了罐羊汤,食饕一,极饱,亦极美。

人生永远逐水草而居。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人生的高光。流寓于帕米尔高原和伏尔加河间的人生羁旅,是幸与不幸的因缘。喜马拉雅造山,昆仑崛起,山广地阔,冰寒水



能再滚一次。记分的圆形筹码白黄红绿,分别代表1、2、5、10分。比赛后,用筹码计算总分见输赢。孙子不时地看着自己盘里的记分筹码,掐着手指不断地计算。奶奶又说,孙子到现在还不会写名字。我对他说:滚珠比赛要运动员入场,一定要自己写自己的名字。几天后,孙子的名字写得已经很溜了。

我告诉孙子,玻璃弹,其实就是人工石头。石头的门道大了。黑色是陨石,是天外之物;内有树叶状的绿色是琥珀,是树脂流下后包住苍蝇、树叶,长年

累月的地质演化形成的;红色的是珍贵的珊瑚石;白的是花岗石;像玻璃一样透明的是水晶。

孙子突然要去买矿石,他爸说:“不行!这要花很多钱。”奶奶说:“买些石头有啥用,买些吃的倒还值得。”孙子说:“那我叫阿爷去买。”他爸说:“你买来也给你扔下去。”

去买矿石时,孙子不忘翻来覆去地找了个塑料袋。孙子给营业员比画着,营业员站上高处,把形如埃及金字塔的石膏模型拿了下来。我问:“这是什么?这么贵,要几百元?”营业员说:“其实这里面就

“过”字已经表达出了过去时态,再加一个“有”纯属多余。

豆瓣网上有一个小组叫作“今天你有在写剧本吗”。“今天你写剧本了吗”“今天你在写剧本吗”,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正确,意思也大差不差。但是“今天你有在写剧本吗”中的“有”字该作何理解呢?着实令人费解。笔者认为,也是完全多余的。

不仅口语中“有”字滥用,在各种体裁文章的书面语中的滥用情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是口语蔓延到了书面语还是书面语蔓延到了口语?笔者无从考证,但不容忽视的是,这一趋势,甚至已经直接影响了媒体,在标题中出现这样用法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,此处不赘。

为何“有”字如此泛滥成灾?

母亲王智珠是上海一师附小的退休教师。她的叔祖父王福庵为清末著名书法金石篆刻家、杭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。母亲出生于西子湖畔,幼居柳浪闻莺,西湖旖旎的美孕育了这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。抗日战争爆发,一家迁到上海。“八一三”后,她的父亲和大哥去了重庆。高三时,一家陷入困顿,她不得不停止学业,

在自己就读过的民智小学任语文老师。母亲从小受家庭教育影响,喜欢文学、音乐和绘画。上世纪40年代她与著名的金石篆刻家吴昌硕结为伉俪。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为毛主席刻过藏书印,经陈叔通先生推荐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,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枯木逢春。但在“文革”初期,不幸含冤致死。母亲也受到冲击,但她在困境中仍不放弃学习,没有什么书可看,就默背唐诗宋词。

母亲退休后坚持到老年大学学习国画,直至80岁两次脑梗才息笔。后来母亲每天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初中、高中的语文网课。除京剧、昆曲外,她还喜欢

西洋的水汽在此凝聚,水草肥美,松柏伟岸。但是,仙人之居终成金戈之地,才有蓝色之泪,不亦惜乎!

横亘于古原上的天山,是天设的古障;是有与无的分野;是绿与黄的分野;是冷与暖的分野。天地间不需要都绿意盎然,也不需要都戈壁沙滩。我要在古原上翻越天山,看过北疆碧玉似的阿尔泰,再脚踏南疆赤霞如烟的塔里木。古原的丰姿导引我,我终于穿越独库公路,犹如穿越了古原的繁华。

古原苍茫在外,金玉其里。千里和阗,温润如玉。和氏之璧,光焰万丈,烛照我的长篇玄幻小说《和氏璧别传》。情动于从红尘误入似仙非仙之地的

有真的矿石哦。”孙子拿出塑料袋,尺寸分毫不差地套在了包装盒外面,我暗暗佩服小朋友的眼力。“我已付款,为何要再套塑料袋?”“不能给爸爸看见,伊要捩脱额。”

回程,我见孙子提着大盒很累,要帮他拿,孙子真是“老巨不脱手”。回家紧紧抱住盒子对奶奶爸爸说:“高空抛物违法!”孙子拿出木榔头、钢钎,仔细敲打着石膏,矿石逐渐显露出来。假期里,孙子常常到图书馆去看书,多是关于石头的故事。一天,他手里拿着奥特曼却问我:“你认识李四光吗?”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看古诗词比赛节目、各类体育比赛。她还特别喜欢看《新民晚报》,并写读后感。

98岁生日后,母亲开始心功能不全,半夜常常不能平卧,只能端坐呼吸,多次上厕所摔倒。为了不拖累女儿,她主动提出去养老院,并提出想重新拿起笔和纸,就像画册

百岁母亲学到老

吴心照

双全境美好。2023年12月,母亲因肺部感染伴心衰,不得不送进病房治疗。病情稳定时,她坐在轮椅上,在病床边握笔作画。心里想着美丽的鲜花、歌唱的小鸟,想着儿时胜似天堂的西湖十景,在床边木板上,她画下了180余幅画作,留做纪念册,自写序、跋。还画了三十多幅扇面送给亲朋好友、同事、学生和护理院康复师、护工、病友等。

母亲经常提到,祖国五千年灿烂文化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;生命中最宝贵的是活到老、学到老,与时俱进,在生活中寻找美的东西。百岁母亲,自己的人生领路人!

天麟、精灵古怪的紫箫、私奔而去的早春……以及宁愿玉碎的田园牧歌。

喜欢读书的时候读了点《山海经》,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,就发生在这昆仑山上,帝之下都,众神所居。西王母与周穆王晏于崑山,西王母曰:“故,我命不迁,吾惟帝女。”傲娇得很!神亦封得太平。远古的神话是史前文明遗存还是对天人并立的念想?此地本轻浪吻沙、鹰抵碧霄、鱼翔龙腾之境吗?噫,

在大理,逛了古城四次。路过一个现榨石榴汁铺,当街一码色的鲜红石榴几层铺开去,视觉很有冲击力。不过我平日里不怎么爱吃石榴,逛渴了,就来一杯山茶里的牛肝菌奶盖咖啡,连着喝了两天。第三次想换个花样,正巧又路过榨石榴汁铺,一个纤纤又有力的小姐姐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她一手悬空拿着石榴,一手拿着长扁棒敲打,让石榴籽纷纷落在盘里。她不知疲倦地敲打

着石榴,一手拿着长扁棒敲打,让石榴籽纷纷落在盘里。她不知疲倦地敲打,天天这样,胳膊晚上不疼吗?这个疑问钻进我的心里。我和同伴看了一会儿,决定一人来一杯。大杯22元小杯15元,正商量来大的还是来小的,小姐姐说,一杯大的可以分两小杯,我们瞬间接受。不晓得是不是渴了的关系,觉得太好喝了。

离开前夜,我们最后一次逛古城,我跟同伴说,还想喝那杯石榴汁,两人一拍即合。小姐姐说:你们是老客人了,我给你们新敲些籽。又拿起石榴敲打起来。拿到石榴汁,我迫不及待地一口吸下去,味道真美!同伴忽然问我,你回上海会不会想这杯石榴汁?我猝不及防一口喷出来,溅了她一胳膊,我们俩大笑起来。

回到上海后,我有时会想,原来石榴是最适合榨汁的呀。逛前滩太古里,路过一个鲜榨果汁铺,看正好有石榴,毫不犹豫地来一杯。味道好像还不错,但他们的榨汁机在背后,我看不见,也没见到现敲石榴籽的人,总觉得这杯比不上大理古城的。应该不是贵的缘故。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



边看边聊

石榴汁

田晓文

和友人探讨一个问题,友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一个观察角度,未必周全,但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:如何在语言近乎无限“扩张”的互联网时代,守护好传统语言文字?

语言的蜕变是必然的趋势,但是不能违背基本规律。如今,生搬硬造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,加速了语言文字的口水化、庸俗化和粗鄙化;更有许多悖于汉语基本原则的变异“潜伏”到日常用语中,被越来越多的人误用、滥用,习惯成自然,遂积重难返。

广大读者朋友,当到处都在“你有喝过咖啡吗”“我有注意到xxx”的时候,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?你是如此表达的吗?你对此有何看法呢?